



心间的那茆苜蓿地

文 / 萧忆

每到春天,那一抹柔美的暖阳漫延而来时,你总能在边角地上觅到苜蓿的身影。在陕北,苜蓿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植被。它只存活在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干瘠陡壁上。一年之中最能体现价值的时刻,也就是春天了。高原的春天,最先触摸到绿色的,就是那一茆苜蓿地。此时其他田地尚在蛰伏之中,苜蓿就早早推窗而出,去迎接早来的春姑娘了。只需几日,那原本苍黄的大地之上就显露出浓郁的绿意来。你若在初春的陕北大地上行进,撞入视线的那抹绿色,定然是苜蓿。

在农人眼里,只有初春苜蓿是最值得怜惜的,最值得呵护的。随着春天的深入,苜蓿会悠缓地远离人们的胃部,只当做畜料出现在铡刀切割出来的石槽里了。陕北的农家,多圈养毛驴和骡子。毛驴和骡子这类大型牲口的木棚里,少不了石槽。除了冬日和早春,与石槽切磋和相伴时间最长的就是苜蓿。

早春,着碎花粗布的陕北婆姨们的鼻子是最灵

敏的。只待苜蓿刚刚露出嫩尖,她们就嗅到了那股清冽的芬芳。于是放下选黄豆籽用的竹制簸箕,一扭一扭就向苜蓿飘去。去苜蓿地,她们从不走大路,专挑拦羊汉走出的羊路,羊路在陕北常出现在陡坡之上,异常险峻,却是最近最便捷的。黄土高原山高沟深,如若走盘旋在茆梁间的大路往往绕来绕去需要消耗太多时间。

刚翻过一个山头,那茆嫩绿的苜蓿地中就出现了好几拨前来尝鲜的婆姨们。她们清一色的在胳膊肘挎着褐黄色的竹篮子,然后择舒适的姿势采摘着苜蓿的嫩芽儿。欢声笑语也就在柔和的春光里腾升起来。言语间多是关于土地关于庄稼的事儿。或是问黄豆籽挑出来了没,或是问去年冬天擦了几双鞋底,或是说一些男女串门子的轶闻。

婆姨们身边,往往会出几个碎娃娃。他们一见面就黏在一起,红扑扑的脸蛋上鼻涕生生成的痂状物,是所有孩童共同的面部特征。崖畔的酸枣树上,此时仍然零星地点缀着红得生艳的小颗粒。这

些小颗粒就是碎娃娃的猎物。从田埂上取来向日葵杆子,几杆子过去,那红彤彤的精灵们就在枯草间溅了开来。碎娃娃们顾不上呢喃侧身钻在枯黄之中,眸光在草林间穿梭着,跳跃着。只一会,酸枣就盈满了裤兜。

婆姨们拔苜蓿累了,就坐在茆间。会唱信天游的,就站起来,双手握成喇叭状,朝着灰蒙蒙的远方吼了起来。那蘸了春风的信天游,一起一伏地在山茆间漫游。歌词多为男欢女爱,曲子多来源于质朴的生活。最能引人入胜的是夹杂着一些男女之事的唱词,歌词粗犷,不加修饰,却往往能唱进人们心田那方旷远的地域中。

陕北有一种以苜蓿为原材料的饭食,很有特色。农妇们将黄豆钱钱与小米煮熟后用箆篱捞出。待锅热放猪油,油化后扔进一把葱花爆香,然后将捞出的黄豆钱钱与小米连同苜蓿一起煎炒。苜蓿炒饭虽然制作工序繁复冗杂,但那带着诱人的绿色饭食着实让陕北人眼前一亮,喉生涎液。陕北的冬天酷寒而又漫长,三四个月的日

子里,除了酸菜就是土豆。

那群拔苜蓿的婆姨之中,就有我的母亲。而往往面山而歌的,也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声域宽广,嗓音甜美,歌声极富感染力。尤其是那首凄苦的《走西口》被母亲唱得入骨三分,听着无不哽咽落泪。那些碎娃娃之中,亦有我的身影。

每到春天,我便异常怀念苜蓿,异常怀念那碗盛着童年岁月的苜蓿炒饭。饭店里,是无论如何也寻不到苜蓿炒饭了。只能去菜市场买一点苜蓿,随后凭着记忆中母亲的做法烹调出来,多是索然无味。那抹熟悉的放佛就在嘴边的味道,或许只会存留在记忆的深渊之中,再怎么复制,也是无济于事。

偶然间在公园里还能看到几株苜蓿,他们和姹紫嫣红的花朵生长在一起,享受着园林工人的亲切关爱,生长得郁勃而又繁盛。

而我故乡的那茆苜蓿呢,当春风拂过四野的时候,它是否依然有婆姨们的光顾,有碎娃娃们的相伴?

又到粽飘香

文 / 艾诺依

石榴花染红了五月,梔子醇厚的香气袅袅袭来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粽叶和艾蒿的缕缕清香,又是一年一度的端午时节了。

“樱桃桑葚与菖蒲,更买雄黄酒一壶。”端午一到,粽子重新登场为餐桌主角。在中医看来,包粽子的苇叶及荷叶均是清热解暑的良药,糯米也有益气生津的功效,所以在初夏时分吃粽子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

往日的似水年华,儿时散落的记忆,在这五月粽香静静流淌的岁月里重新找回,童年记忆中的端午节是从黄河故道的那座小城开始。

母亲这天会早早起来,先煮粽子,然后把准备好的大蒜和鸡蛋放在一起煮,供一家人早餐食用。早餐食大蒜、鸡蛋,据说可避“五毒”,有益健康。煮鸡蛋要用煮粽子的锅,有条件的还要再煮些鸭蛋、鹅蛋,吃过蘸糖的甜粽之后,要再吃蘸盐的鸡蛋“压顶”。等我们醒来时,一大锅鸡蛋已经煮好了,衬着淡淡的草绿,散

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。老人肠胃不易消化,母亲就准备一碗香味四溢的合包鸡蛋汤,那种漂着葱花、香菜的蛋汤,点几滴香油,香气至今难忘。

据说吃端粽锅里的煮鸡蛋可以保夏天不生疮;把粽子锅里煮的鸭蛋、鹅蛋放在正午阳光下晒一会再吃,整个夏天不头痛。我当然是先吃鸡蛋,后吃粽子,这煮熟了的大蒜,味道也不错,绵绵的有股香味。

中午,母亲用发酵的面粉与艾蒿一起蒸馍馍,艾叶是一种野菜,本身也是一种中药,用艾叶加红糖煮鸡蛋,鸡蛋连汤水一起吃掉可以治疗虚寒性出血及腹痛,记得每次腹痛母亲都会用这方子。艾蒿中含有多种挥发油,具有芳香气味,闻着满屋的香气,恨不得立刻就抓一个来吃。

艾叶、蒿草的清香,就是端午节的味道。

有时,母亲也会把准备好的苋菜放在馅里包饺子,苋菜首选红苋菜,以叶片大而完整、较嫩为主,紫红色较好,焯苋菜时烫

一下即可捞起,防止营养成分遭到破坏,苋菜不耐久放,最好尽快吃完。

有人说,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是吃的节日。节随时令来,节物亦随时令而生,过节所需物品,皆可就地取材。

母亲是山东人,而父亲是湖北人,“大蒜蛋”父亲勉强能吃一点,但他依然最想过节的时候能吃一碗糯米饭。在荆楚见过屈原故乡的粽子,那粽子是没有馅料的,简简单单的糯米粽,小小巧巧的正三角形,能够放在手掌中,包裹在手心里。所有的粽子大小相同,十几个系在一起串成风铃状,真是艺术品。

不知不觉之中,我们都被时间推着向前走,节日也许就成为我们最为重要的记忆。而端午节,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心伤。6年前,原本说好“五一”放假回家乡探望外婆,临时有事无法成行,只能约好端午节再回。外婆还连连安慰要注意身体。谁想到没多时日,外婆出门意外摔跤,几经治疗未果,很快陷入昏迷。听闻消息,

我慌忙连夜赶回,她似乎是撑着一口气,见到我第二天就去世了。那个端午节,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团聚,变成了集体的沉默,而姥姥所在的家,像灌满风的塑料袋,一下子就空荡荡起来,院子里栽的榴花树,旧时堂前榴花似火,明艳照眼,随着外婆的离去,只见到花瓣萎落,落红堆地。

后来,有了自己的孩子,更强烈感受到生命的流转。陪父母站在医院的门口,才体会到节日是一种重要的仪式。每年的清明节,我一定要回乡扫墓,在坟前和外婆说说话,唠唠嗑,有故乡的人,才有远方。

而在我的心中,还是年少时那个早晨,阳光暖暖地照在小小窗户上,微微的细风摇曳着树枝,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,还在梦醒之中、蒙蒙胧胧的时候,母亲用围腰揣着一个小小煮熟的鸡蛋过来,给我说今天是端午节,外婆也在石榴树下,估摸着今年中秋又会结多少果子。

布鞋

文 / 苑金江

记得,女儿出生后的一天,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双可爱的虎头鞋。我看了以后很感动,我知道,那是母亲用心缝制的。看到它,就想起童年的我,时常穿着五颜六色的布鞋满村跑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如今布鞋成了稀罕的纪念品。看着女儿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它,不禁感叹岁月如梭,三十多年一闪而过,过去的日子是让人留恋的,青春也是在幸福中度过的,时光虽留不住,美的东西却还在延续。

小时候,印象中只能在两个特殊时间点穿新鞋,入春时和过年时。母亲一年到头都在操劳,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活等着她,只有冬天才有些闲暇,能陪我们在温暖的小屋里,围着烧得通红的火炉,说说她小时候的故事。就那一刻,她也不闲着,在火炉上支上平底锅,有时烙烙面饼,有时炒炒葵花籽。我再大些,就可以帮着照看火炉上的平底锅了,她便会拿出一个高粱秆做的簸箕,里面有针头线脑、碎布和几双没完成的千层底。

不太忙的时候,母亲会把家里闲置不用的衣物裁剪开,然后用报纸剪出家里每个人的鞋样。母亲会把这些鞋样夹在一本书里,日子久了,那本书鼓鼓囊囊的。现在想起来,要是能把那本书留下来该有多好啊。为了我们穿着舒适,母亲会把鞋底纳得厚厚的,一圈圈针眼很密,看起来像手指纹,纹理规则缜密,再配上黑色条绒布的鞋帮。一双鞋即将做好时,我会趴在跟前看,等着最后那个结被打完,着急地捧着它、欣赏它,想象着它穿在脚上的样子。

通常在除夕,母亲会把做好的新鞋正式拿给我们,那种欣喜难以忘怀,就盼着快些天亮,然后穿着它向伙伴们炫耀。大年初一,要抢着先出门拜年,一路上眼睛都朝下瞅,瞅自己的新鞋,走路特别注意,生怕雪或是泥巴玷污了它。回家后,母亲会问,新鞋挤脚吗?其实新鞋是挤脚的,可我从来不说。

母亲做的布鞋,我一直穿到初中。到了县城上中学,记得母亲给我买了一双黄色系带的牛皮鞋。那是我穿的第一双皮鞋。记得穿新鞋上学的那天,感觉都不会走路了,生硬的牛皮远不如布鞋舒服,晚上回家,脚后跟磨了水泡,第二天赶快自觉地换上了母亲做的布鞋。我上大学离家的时候,母亲带我到县城买了一身新衣服,还有一双真皮凉鞋,穿着很舒服。这双鞋,我印象很深刻,它见证了我第一次在社会上磨炼的足迹。上大学的第一个暑假,我没有回家,做起了销售员。一个暑假,我穿着那双凉鞋,早上从城市的东边走到西边,晚上又从城市的西边走回东边,一路上看到了各种脸色,听过了各种善言恶语,体会了一个年轻人行走在陌生城市里的人情冷暖和酸甜苦辣。一个暑假,我的销售业绩一直排名靠前,小伙伴们问我经验,我说没有啥,非要说,可能是你们出门更多是乘车,而我是靠这双鞋一路走来的,这才有了更多机会。

大学后,我顺利地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,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穿过母亲做的布鞋。她说,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,想穿什么鞋就买什么鞋,连农村都不做布鞋了。是啊!那些布鞋已经不是人人都有的必需品了,它逐渐成了唤起人们回忆的亲情感号。其实,我们都知道,那些最美好的岁月,其实甜蜜中都带有痛苦,只是回忆时才感到幸福。我是幸运的,童年里我有温暖的布鞋,我从布鞋穿起,一路见证了祖国这四十年沧桑巨变;我的女儿更是幸运的,她出生在新时代表,她的童年比我更快乐,有一筐筐对美好生活的梦想,正等着她去实现。

